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八佾篇」第十一章。

【或問禘之說。子曰。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。其如示諸斯乎。指其掌。】

「凡爭執大的章節，有作講義解釋；沒有爭議的，便不作講義。另外有注重考據的章節，吾也不費事考據，因為講的聽的都難，初學的人沒有這個眼力，而且對於實用也未必有益。」這章一開始，雪廬老人這段話給我們交代，他講解《論語》，自古以來爭執比較大的章節，就是有爭議的章節，雪廬老人他有做講義來分析、來解釋；沒有爭議的，便不做講義。沒有爭議，就不再特別做講義；有爭議的才要特別做講義，才去解釋、分析各家的說法。另外有注重考據的章節，雪廬老人他也不會去考據。因為考據這方面的學問，講的聽的都有困難，特別初學的人沒有這個眼力，而且對於實際生活上的用途也未必有幫助。未必有益之，也沒有幫助，學的這些他在生活上也不實用，意思就是不實用、不切實際。所以雪廬老人他也就沒有再花時間去考據這些事情。這段雪廬老人首先給我們交代。

下面接著講，「例如孔子對於夏殷的禮，都能說，但是因為文獻不足夠證明，也沒有辦法。」孔子對於夏殷的禮，他也能說，但是文獻不足。文獻不足就是實際上一些證據不足，那也沒有辦法。「讀書必須注意這一點，不宜呆板。」雪廬老人特別給我們點出來，我們讀書必須注意到這一點，不可以呆板的。「禘的意義，我們不能清楚知道其中用意，只好隨從古人的說法，不敢強作主張。」

就是禘這個意思，我們不能夠很清楚知道其中它是什麼用意，所以只好隨從古人注解的說法。雪廬老人講，我們也不敢強作主張，不敢有自己的主張、看法。

『或問禘之說。子曰：不知也。』有人問孔子，「禘禮是怎麼個辦法？」要辦禘禮要怎麼辦？孔子回答：「不知也。」他說我不知道。「孔子懂」，他不是不懂，「卻不能答覆，因為問的人不夠程度的緣故，因為祭祀的人就不懂禘禮」。主持祭祀的人本身就不懂禘禮，所以孔子回答不知，他也不知道。

『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！』「若知道禘禮是怎麼個辦法，那對於天下就像這個（記者說：指其掌）。示表示，擺在眼前。」

『指其掌。』「指掌是什麼意思？一般而言是容易。」若一般來講，指掌當容易講。「這一章不是如此解。」但這章書不是這樣的解釋，不是一般的解釋。「孔子自己說不知也」，孔子自己都說他不知道，「後人怎能說知禘禮便能治天下？這種說法不可跟從」。孔子他都說不知道，以後的人他怎麼能夠說知道禘禮就能夠治天下？這種說法我們不可以跟從，這是雪廬老人給我們提出來了。所以我們讀了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再去看自古以來各家的注解，就知道它對在哪裡，有問題的在什麼地方了，我們就有這個眼光可以去辨別。

「祭的人連禮器都不懂，何況是禘禮！什麼禮器有什麼用途，分量如何，都有一定。」什麼樣的禮器，叫什麼名稱，它是什麼用途，它的分量有多少，都有它一定的。祭的人都不懂，那何況其他的，何況是禘禮？「只要牢牢記住就可以了，不必妄作聰明，不知而強作注解。」這一句也非常重要，雪廬老人特別給我們提示，我們記住就可以了，也不必要妄作聰明，不知道而勉強去給它做個注

解。你看孔子他都說不知道了，我們再去給它強加以注解，那這個就不必要了。

好，這一章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